



那一声鸭鸣

陈发春

初夏午后，野鸭子们三五成群，在莲湖里游来游去。

我站在湖边，拉近手机镜头仔细看这一群群野鸭子。它们领头的都是公鸭——头颈墨绿，发着油亮的光泽，像涂了绿釉，这是绿头鸭，很有几分家鸭祖宗的气派。后面大多跟着三四只，朴素多了，一身麻褐羽毛，略带细碎花纹，应该是母鸭了。

隔水相望，湖心岛上聚着一群家鸭，通体雪白，有肥硕的身子。与它们相比，这些野鸭子算不上绚丽，甚至有些瘦小，但也自有生动。你看，领头的一个猛子入水，圆鼓鼓的屁股朝天翘起，湖面荡起一片涟漪，没有了踪影。片刻，它才从几米开外浮出水面，喉咙“咕咕”地颤动，好像是在咽下什么东西。其他几只并不着急，似乎在从容不迫地挨个排成队，一只接一只翘起屁股，扎进水中——这边刚刚钻进水中，那边在旁边才探出脑袋，水珠顺着羽毛滑落。这倒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小队伍，一举一动，行云流水一般。

野鸭令人敬佩的地方，还是觅食。水草、螺蛳，水中的虫子、鱼、虾什么的，自己到水中去寻找，取自天地，自给自足。不像岛

上的那些家鸭，总挤在方寸之地，伸着脖子，等着人喂食。

莲湖被横亘其间的故城墙一分为二，远望像一双碧绿的眼。秦岭南坡湖泊资源稀缺，城中湖更是少见，莲湖是商州城唯一的湖。我刚从故城墙上走下来，来到湖边，就被这群野鸭子留住了脚步。此时，阳光从林间漏下来，洒在挤挤挨挨的荷叶上，光影斑驳，野鸭子嬉戏其中，吸引了岸上不少人观看。

记得最早遇见它们，是在绕城而过的丹江。那时江水清浅，岸边零落的草丛里，最常见的就是一群群野鸭子。有时候它们会和白鹭同栖，一黑一白，一忙一闲。白鹭静立着，纤长、从容；野鸭子却总也闲不住，一会儿猛子扎进水里，一会儿又冒出来，那不知疲倦的劲头，让我想起家乡田地辛苦劳作的人。后来在秦岭深处，那些不知名的小溪、河沟里，也常常与它们不期而遇。

“嘎——嘎——”一只野鸭子腾空而起，叫声是那么低沉沙哑。我的思绪忽地被拽回了鄂陕交界处的新家河。老家河滩上温暖的沙子，仿佛瞬间裹住了脚。

夏日，新家河暖烘烘的，成了酷热中孩子

们的撒野之地。一群群光屁股小子在河里扑腾着，水花四溅，不远处的野鸭子则游得安静。这边疯作一团，那边忙得有序，中间好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线。还记得那时午后放学，我们那帮男孩子总爱走在田埂上，穿过碧绿碧绿的稻田，淌过沟沟渠渠，摸鱼、捉虾，惊起稻丛里藏着的野鸭子，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野鸭子扑棱棱飞出稻浪，贴着稻浪飞一阵，缓缓升高……我们便在田埂上追着跑着，欢呼着，常常忘了回家。

“嘎——嘎——”几声低沉、沙哑且急促的鸭鸣突然传来。原来，岸边有几个小男孩在向野鸭子扔石子。一刹那，领头的野鸭子猛地张开翅膀，脚掌蹬水撩起一道白浪，冲上半空。紧接着第二只、第三只……水花溅起来，羽毛翻飞，嘎嘎的叫声混在一起。

我忽然想起温庭筠《商山早行》里的诗：“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年少时读它，只觉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写得更好，干净、极简的文字，勾勒出了清冷、凄美的景象。多年以后，自己也成了一名游子，站在诗人曾经客宿的这片土地上，才懂得诗末的这句饱含了诗人多么重的乡愁。如今，脚下的

在商洛西站打卡

鲍久霞

妆容精致的女人，红裙、白色花边礼帽、墨镜、手扇、黑色细高跟，这阵势像T台的模特，她们落落大方走秀，音响里婉约动听地唱着《秦岭最美是商洛》，很明显，她们是来给商洛高铁开通代言的。另一队是七八个年龄大些的阿姨，统一穿红绿搭配的秧歌服，还带着专业的男摄影师，只见这个大叔随着阿姨们舞姿的扭动，举着手机跑前跑后卖力地拍照、录像，还不时给个别阿姨抛“媚眼”，阿姨就知道自己的动作做错了，赶紧纠正。身为看客的我 also 心领神会，不由得嘴角上翘，跟着乐呵。

我们的团队在霞姐的吆喝下，迅速找到最佳位置，摆姿势、列队形，嘱咐霞姐的老公陈老师，一定要把候车室顶端“商洛西站”这四个大字框进镜头。取完西站的外景，霞姐几个急不可耐地嚷嚷着要再换一身裙子，听她们说要在进站口旁跳舞拍抖音，吓得我赶紧往后溜。

妈呀，大庭广众之下肆无忌惮地扭来扭去拍抖音，要是遇见熟人还不把我羞死，坚决不能参加。霞姐她们见我想溜，赶紧拉住我，她们越是拉我，我越往后躲。一起玩的小会拽住我手说：“你呀你，咱出来就是放松一下，你尽管跟着我们跳，不看旁人，当你心里没旁人的时候，你就是你自己了。你看大家都在忙，没有人关注咱们的。”

也对哦，当我眼里不看旁人的时候，那不就是我的天地吗！心里不纠结了，四肢也就轻松了，跟着姐姐们现学现卖，完整地跳了一曲《山歌好比春江水》。陈老师拍的视频效果很好，看着自己优美的舞姿出现在西站进站口的楼宇前，我们个个乐开了花。

姐姐们还在热闹地排练舞蹈，我悄悄地走过广场，迎着清晨的太阳，看它翻过山脊，万丈光芒照耀在西站的铁轨上，巨龙一样的高铁载着满车乘客驶出站台，向着阳光升起的地方跨过桥梁，钻进隧道，一路疾驰而去。我的思绪也跟着穿过去，想到这里曾是我工作过的地方，这条铁轨记录了我和同事们的汗水，见证了我们的付出，正是有千千万万个我们的努力，高铁才得以顺利贯通。

此时此刻，我已把时代使命的接力棒顺利传递了下去，由一线建设参与者蜕变为高铁发展见证者，遥望它雄赳赳气昂昂地驶向远方，把商洛的地域文化、独具特色的康养名片，一程程带到全国各地，振奋之余，更多的是扎根心底的骄傲与自豪。



商洛山

(总第2906期)

刊头摄影 张朝辉

峡河深处，烟火养诗心

周丹军

我们从商州出发，沿着312国道往东，与在丹凤县资峪隧道口等候的丹凤文友会合。山路蜿蜒盘旋，徐徐上行，到达峡河村村委会。这里原来是陈年喜的母校——峡河小学。

峡河水潺潺流淌，汇入武关河干流，归入丹江，最后奔涌入长江。西界岭连绵横亘，是陕、豫两省的自然分界。这片贫瘠闭塞的故土，滋养着陈年喜。他的老家就在后面的山上，最后一段为土路，雨天泥泞难行。前几次曾和陈年喜老师相约，因雨一推再推，今日终于成行。

踏入陈年喜的老屋，瓦房高大敞亮，背靠大山，门前也是大山，但视野开阔。一架木梯斜倚在门口阁楼边，一间废弃储物间改造成的书房，是他写作与精神的栖息地。墙上悬挂手书“像白云一样生活”“惠风和畅”。一床一桌一书柜，两个沙发，简约而素雅。推窗可见巍巍青山，壁立如墙，夏日里倒也十分凉爽。

陈老师端坐床沿，神色平和从容，为我们

逐一签名赠书。我们躬身接过一册册书，触摸一页页淡淡墨香，心底升起一股敬佩之情。这是一位农民作家半生奔波、辛勤耕耘的心血结晶，更是一份历经苦难、百炼成钢的珍贵精神馈赠。

我们围坐一起，听陈老师聊他的经历。峡河村是生他养他的故土，他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奔赴深山矿区谋生。他做过16年巷道爆破工，因颈椎病被迫离开矿山。后来被诊出尘肺病，这突如其来的重疾，击碎了他的致富梦，将他的人生骤然拽入低谷。在他人生最幽暗的时候，幸而有文学这盏灯照亮了他脚下的路，是文学救赎了他，重塑了他的生命轨迹。

看病需要大量的钱，为养家糊口，筹措医药费，他甚至想过在城市角落租一间房捡破烂。他辗转各地，曾到北京给一家公司撰写歌词、奔贵州在一家企业执笔写文案……步履不停，工作辛苦，可收入微薄，终究难以填补生活的缺口。在无数个孤寂漫长的日子，他以笔为马，记录生活，渴望命运有所转机。

生活给了他磨难，又回馈于他，使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鲜活素材。他以苦难为墨、以赤诚为笔写下滚烫的文字。这些文字，像一抹闪电，照亮了他跌宕坎坷的人生路。

2020年10月，陈年喜受邀参加央视《朗读者》节目录制，这是他第三次登上央视舞台。他身着工装进入朗读亭，朗读了诗作《火车跑着跑着天就亮了》及代表作《炸裂志》选段。此次亮相进一步提升了他的非虚构作品《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及诗集《炸裂志》的社会关注度，也让他以及“爆破工”这个行业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到目前，他出版了8部作品集，成为读者最喜爱的诗人和作家。

谈及文学创作的真谛，陈年喜老师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认知。他的创作信仰是：文学即生活本身。他解释说，人间烟火朝暮更迭，四季风物岁岁不同，晨昏冷暖、山河草木、人间聚散，皆是独一无二的创作源泉，是文学生生不息的活水。他说，文学永远要向生活学习，有人曾慨叹“江郎才尽”，其实不是“才”尽，而是“源”尽。真正的文学创作，不是对生活的机械复刻和平铺直叙的浅表描摹，而是穿透世事表象、触摸生命内核的深度挖掘，是对人生百态、世间万象的立体呈现与深情共情。

西界岭、峡河村、故乡丹凤是他文字的精神原点。年轻时翻越西界岭外出谋生，半生漂泊之后，最终选择回归峡河故土定居。乡土既是他的宿命牵绊，也是内心安稳的归宿。

无论人生走得有多远，站上哈佛、耶鲁的讲台获得多少荣光，他始终清醒：繁华只是短暂片段，故土与烟火才是人生底色。人无论际遇浮沉，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山中 (组诗)

冀卫军

羊道

小道泥泞。崎岖蜿蜒
将群山紧紧环绕在怀里，遍地
散落着零星的牛粪
牧羊人。饶有兴趣
聊起自筹两万万余元修筑的羊道
每年近十万元的收入，幸福
在额头的皱纹里微微荡漾，钦佩的
目光，一头扎进沧桑的岁月
泛起一圈一圈的光晕
托举着牛羊的小道
馈赠我们，以欢欣与明媚
散发着生命的炽热和光辉
走着走着，羊群隐入山野
天地间仅留下我们的脚印和背影

生命

一棵核桃树。悄然
撞入视线，被闪电击倒
半截裸露的树根，宛如虬龙
侧卧泥土，长久地凝视着
伤口处的嫩苗，一寸一寸长大
闪光灯和惊叹，并不属于
苦难，看不见的
信仰和意志，是一团烈火
驱散了湿漉漉的影子

牧云

百余头羊，八只耕牛
系在山腰，一边吃草
一边练习排兵布阵。棉花糖般的
云朵，随心所欲
从东边跑到西边
转眼间，已不知所终
风，跟在身后
像一个牧羊人，驱赶着流云
也驱赶着太阳

活着

原地小憩。一支烟的工夫
东边山坡的羊群
倏然出现在
西边的山坡，寂静的草木
宛若什么都没发生
想起牧羊人。一只羊
出栏，一年就够了
就像说一个亲人走了
屠宰场。期限和目的地
都很明确，没有衰老
甚至不知道，那把刀什么时候
会落下，这些并不影响
每次吃草都是认真的
恐惧和绝望是个虚词
悬在每个人头上，而草木
每年都会返青，滋养着
一波又一波的牛羊

飞翔

站立山顶。面向太阳
沦陷于夸父追日的神话
一行喜鹊，画出一道弧线
留下模糊的嘲笑，隐身
青翠的松林
风，赐予我们憧憬
伸展的双臂，注满飞翔的
冲动，被镜头悄然定格
天空，来不及眨眼
而我已越过山丘，坐拥
一片星辰大海

